

佛國憶舊

張正藩

慈母啜泣與三等艙

童年的時候，愛看各種說部，「西遊記」一書，內容神奇怪誕，使弱小心靈完全沈浸在一個生動的故事裏。民國十四年冬，應胡文虎氏在仰光所辦之緬甸新報聘，前往主持筆政。因為緬甸密邇佛教發源地的印度，所謂印度就是西遊記裏的天竺國，一時受着好奇心的驅使，所以決心想去一遊，同時緬甸亦有佛國之稱的關係。

彼時，正值寒假，我逗留在上海，日與中法大學畢業的劉君盤桓，並和他商談南下的計劃。劉君頗有意赴法深造，對我去南洋是百分之百的贊成。不過當時的我，囊空如洗，動彈不得，劉君便慫恿我向家裏要錢。我因為父親去世以後，家道中落，母親維持家計，已煞費苦心，何忍再增加她的担負。雖然那時有一篇稿子（進一步討論宗教問題）已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，大約有五十多塊錢稿費，可是這點錢還是無濟於事的。因此爲着旅費的困擾，好幾天不能入睡，最後還是寫信回家向母親要錢。

我的家在江北，距上海有一天的路程，信發出去兩天母親便偕姨丈翩然來到上海。這時我的心志忑不安，她阻止我遠行呢？還是無條件接受我的要求呢？我還記得上海四馬路的旅館是够狹小黑暗的，我和劉君、母親、姨丈四個人，在偏促的房間裏，黯淡燈光下，長談了一個通宵。開始，我的母親說：「汝父死後，家計非常困難，汝是獨子，長年在外求學，門庭十分冷落……」老人家越說越傷心，最後嗚咽不能成聲。我聽了亦悲不自勝，嚶嚶啜泣。

坡，爪哇的巴達維亞，號稱南洋三大經濟中心。

菲律賓海峽風浪並不大，而水流湍急，成螺旋狀，船身顛簸不定，旅客十九嘔吐，船員亦不例外。據說，台灣海峽與菲律賓海峽，同為太平洋上有名的險惡水溝，一般航海者都視為長途。

半裸女販酒肉和尚

船靠了碼頭，歐美人士紛紛挽着愛侶，登岸遊覽，可憐我們這班三等艙客人，沒有取得入境的資格，祇好侷促在悶熱的船艙裏，聽那起重機日夜不停的單調聲音。偶然登上甲板，亦可遠遠地看見像黑人牙膏的那些嘴臉。由馬尼刺啓旋，南行，只見太平洋廣濶無際，水天相接，一葉孤舟，鼓浪前進，僅有些海鷗不時前來訪問，打破沈寂。我因為暈船，不思飲食，吃些水菓聊解飢渴。睡得膩了，覺得十分無聊。所幸在上海登輪前，已由商務印書館的「交際博士」黃警頑君，替我介紹了一位王君，結伴南行。王君係北大文科畢業，他是應新加坡某校之聘，前往担任教職的。王君健談，日夜擺龍門陣，打破了長途寂寞。

舟行五日，到達新加坡，新加坡是多年來大家認為是個淘金去處，所以這個地名，並不陌生。它又名星洲，是馬來半島尖端的一個小島，因當太平洋印度兩洋航路的要衝，南洋各地的產品，多以此為集散中心，商業之盛，為南洋第一。同時，它控制着麻六甲海峽，不僅是馬來亞的大商港，而且成為世界海空交通的大樞紐。這裏有人口一百多萬，華僑佔了五分之四，所以一登岸，滿眼都是華人，市招飄揚，滿街盡是華僑商店，至熱鬧街市如牛車水一帶，書店（商務中華分店等）林立，彷彿置身於上海河南路，（河南路一帶為書店集中之地），簡直不知已在海外。

在新加坡得陳詠聲女士（南洋女中校長，在上海已認識）的介紹，參觀了幾所男女中小學。有些校舍並不

宏敞，設備也不充實，不過經費較多，教員待遇較厚而已。

我因坐船時間太久，不僅感覺疲勞，且飲食乏味，四肢無力，好像生了一場大病一樣。自抵星洲後，盡情耍了兩天，精神完全恢復，可是好景不常，在第三天的凌晨，船又指向檳榔嶼進發了。

檳榔嶼一稱檳城，這個小島以風景秀美著稱，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的遊客。這裏名勝的地方，有海拔二千三百呎的升旗山，有莊嚴幽靜的極樂寺，和高聳雲霄的浮屠。至於豐碩的椰林，美麗的沙灘，長堤的夜燈，都充滿着南國情調，使你留連不忍去。此地有華僑十多萬，一向熱愛國家，聽說過去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，常來此間籌款，每次都滿意而去，故華僑現在談起來，總認為是一種革命佳話。

船尚未進入仰光三角洲，光芒萬丈的瑞大光金塔即呈現眼底。船上一班善男信女，紛紛在甲板上合十頂禮，遙致虔誠。船在滙滯前，海關照



佛國美女——盛裝的緬甸小姐，四十多年前的服飾和現在大體相同。

佛國憶舊

例檢查，抵步時，緬甸政府僑民司的大批人員，又登輪盤問旅客。西洋人日本人都不過盤問手續，大搖大擺的上岸，我們華人則經過不少麻煩，才獲「派司」。我因為受報館聘成爲報人，故受矚目更甚。因此我深深感覺到，不到外國，不知國家的可愛；不到海外，怎知弱國人民的可憐相！

登岸後，那些頭上頂着食物半裸體女人，向你兜攬生意，那些頭纏白布的印度阿三，問你要不要車子？我無意和這些人打交道，逕直雇了馬車，奔向報社。旅緬友人程君夫婦知我遠來，特為預備一份豐盛的晚餐，為我洗塵，舊雨重逢，當然有說不出的愉快。過了兩天，我便開始工作。

大約二三個月以後，我聽說仰光文哲研究所擁有不少學人在那裏作精深研究，我便利用餘暇，前往進修。當時指導我的導師是位中國人，他已出家做了和尚，住在風光明媚的湖濱，愛吃肉，中土所謂酒肉和尚是也。和尚謝姓，岫廬是他的法號，精通英、印、日本、拉丁各國文字，對於梵文經典，尤有相當造詣。可是天資驚鈍的我，不能領略高深，徒負明師指點，內疚是很深的！

在緬匆匆三年所得無多，回國後又以人事紛擾，學殖荒落，百事無成，所謂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，不啻是我的寫照。至於期待我揚名顯親的慈母墓木已拱，邀我去仰光的胡氏，亦已作古多年，替我作說客未逃出鐵幕的劉君，不知現在是否尚在人間？回首往事，怎不令人傷感呢！